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夷坚丁志卷第九

太原意娘

京师人杨从善陷虏在云中，以干如燕山，饮于酒楼。见壁间留题，自称“太原意娘”，又有小词，皆寻忆良人之语。认其姓名字画，盖表兄韩师厚妻王氏也。自乱离睽隔不复相闻。细验所书，墨尚湿，问酒家人，曰：“恰数妇女来共饮，其中一人索笔而书，去犹未远。”杨便起，追蹑及之。数人同行，其一衣紫佩金马盂，以帛拥项，见杨愕然，不敢公招唤，时时举目使相送。逮夜，众散，引杨到大宅门外，立语曰：“顷与良人避地至淮泗，为虏所掠。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，我义不受辱，引刀自刭不殊。大酋之妻韩国夫人闻而怜我，亟命救疗，且以自随。仓皇别良人，不知安往，似闻在江南为官，每念念不能释。此韩国宅也，适与女伴出游，因感而书壁，不谓叔见之。乘间愿再访我，倘得良人音息幸见报。”杨恐宅内人出，不敢久留连，怅然告别。虽眷眷于怀，未敢复往。它日，但之酒楼瞻玩墨迹，忽睹别壁新题字并悼亡一词，正所谓韩师厚也。惊扣此为谁，酒家曰：“南朝遣使通和在馆，有四五人来买酒，此盖其所书。”时法禁未立，奉使官属尚得与外人相往来。杨急诣馆，果见韩，把手悲喜，为言意娘所在。韩骇曰：“忆遭掠时，亲见其自刎

死，那得生？”杨固执前说，邀与俱至向一宅，则阒无人居，荒草如织。逢墙外打线媪，试告焉。媪曰：“意娘实在此，然非生者。昨韩国夫人闵其节义，为火骨以来，韩国亡，因随葬此。”遂指示窆处。二人逾垣入，恍然见从庑下趣室中，皆惊惧。然业已至，即随之，乃韩国影堂，旁绘意娘像，衣貌悉曩所见。韩悲痛还馆，具酒殽，作文祭酹，欲挈遗烬归，拜而祝曰：“愿往不愿往，当以影响相告。”良久，出现曰：“劳君爱念，孤魂寓此，岂不愿有归？然从君而南，得常常善视我，庶慰冥漠；君如更娶妻，不复我顾，则不若不南之愈也。”韩感泣，誓不再娶。於是窃发冢，裹骨归。至建康，备礼卜葬，每旬日辄往临视。后数年，韩无以为家，竟有所娶，而于故妻墓稍益疏。梦其来，怨恚甚切，曰：“我在彼甚安，君强携我。今正违誓言。不忍独寂寞，须屈君同此况味。”韩愧怖得病，知不可免，不数日卒。

许 道 寿

许道寿者，本建康道士，后还为民，居临安太庙前，以鬻香为业，仿广州造龙涎诸香，虽沉麝笏檀，亦大半作伪。其母寡居久，忽如妊娠，一产二物，身成小儿形，而头一为猫，一为鸦，恶而杀之。数日间母子皆死，时隆兴元年。

滕 明 之

临安人滕明之，初为诸司吏，坐事失职。无以养妻子，

乃为人管干官爵差遣，规取其赢。且好把持人语言短长，求取无度，识者畏而恶之。绍兴丁卯之秋，告其妻曰：“吾适梦至望仙桥，入马胎中，惊但而寤，此何祥也？”即得疾死。死之夕，家人皆闻马嘶声，妻后亦流为倡云。

西池游

宣和中，京师西池春游，内酒库吏周钦倚仙桥栏槛，投饼饵以饲鱼。鱼去来游泳，观者杂沓，良久皆散。唯一妇人留，引周裾与言。视之，盖旧邻卖药骆生妻也。自徙居后，声迹不相闻。见之喜甚，问良人安在，颦颦曰：“向与子邻时，彼谓我私子，子既徙去，犹屡箠辱我。我不能堪，与之决绝，今寓食阿姨家。闻子已丧偶，思欲遣媒妁言议而不及，不料获相逢於此。”周愈喜，即邀入酒肆，草草成约，纳为妻。逾数月，因出城回，买饭于市，骆生适负药笈过门，周以娶其出妇之故羞见之，掩面欲避。骆遽入相揖，周勉与语，且询其室家。骆伤惋曰：“首春病疫死矣，吾如失左右手，悲念之不忘。”遂泣下。周宽譬使去，殊大惊。又疑骆讳前事而为之说，立诣旧居，访邻里。皆言骆妻死明白，曰：“吾属皆送葬者也。”周益自失，惧不敢还家，又不知所为，纵饮酒垆，醉就睡，迨夜乃出，信步行，茫无所之。值当道卧者，绊而仆，沾湿满身，复起行，财数十步，闻连呼“杀人”。逻卒蹶寻，见周意状仓忙，而污血被体，共执送官。具说踪迹如此，竟不能自明，掠死於狱。而真盗逸至京东，以他过败获，具言都城杀人事。移牒开封，则周既死矣，可谓奇祸也。其子子明，亦坐恶逆诛。

舒懋育鳅鳝

临安浙江人舒懋，以卖鱼饭为业，多育鳅鳝瓮器中，旋杀旋烹。一日发瓮，失所蓄，遍寻之，乃悉缘著屋壁，累累欲上，而无所届，缭绕虬结可畏。懋甚惧，取投诸江，誓不复杀，而易为蔬饌。经数月，所入殊薄，不足以贍家，乃如其故。俄又失二物所在，因汲水，见密蟠井中，不暇顾省，拾取而烹之。时乾道五年春也。及秋，疫作，尽室皆死，懋独不然。但遍身生疮，每疮辄有鳅鳝头喙突出，痛楚特甚，后一月乃死。

陈 媳 妇

宣和四年，京师鬻果小民子夜遇妇人，艳妆秀色，来与语。邀至一处，相与燕狎，颇得衣物之赠。自是夜夜见之，所获益多。民服饰骤鲜华，而容日羸悴，医巫不能愈。有禁卫典首刘某，持斋戒，不食，但啖乳香饮水，能制鬼物，都人谓之“吃香刘太保”。民父母偕往恳祈。刘呼视其子，曰：“此物乃为怪耶？吾久疑其必作孽，今果尔。”即共造产科医者陈媳妇家。陈之门刻木为妇人，饰以衣服冠珥，稍故暗则加采绘而更新其衣。自父祖以来有之，不记岁月矣。刘揭其首幕令民子视之^①，则宛然夜所见者。乃就其家设坛位，步罡作法^②，举火四十九炬焚之，怪遂绝。

河东郑屠

临安宰猪，但一大屠为之长，每五鼓击杀于作坊，须割裂既竟，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。独河东人郑六十者，自置肆杀之。尝挂肉于案钩上，用力颇锐，钩尖利甚，伤其掌，刃透手背，痛逾月方愈。又临灶焠猪^③，恍若有物挽摔入大釜中，妻子急拯之，半身煮烂死矣。

张颜承节

宣和间，京师天汉桥有官人自脱冠巾引头触栏柱不已。观者环视，恍莫测其由，不复可劝止，问亦不对。良久，血肉淋漓，冥仆于地。徼巡卒共守伺之。日晚小苏，呻吟悲剧，顾曰：“我张颜承节也，住某坊内，幸为僦人舁归。”既至家，遂大委顿，头颅肿溃如盎，呼医敷药，累旬方小愈。家人扣其端，全不自觉。疮成痂而痒不可忍，势须猛爬搔，则又肿溃。才愈复痒，如是三四返，逾年不差，殆於骨立。尽室忧其不起。尝扶掖出门，适旧仆过前，惊问所以，告之故，仆曰：“都水监杜令史施恶疮药，绝神妙。然不可屈致，当勉诣彼，庶见证付药，可立愈。”张仗仆为导，亟访之。杜生屏人曰：“颇忆前年中秋夜所在乎？”曰：“忘之矣。”杜曰：“吾能言之。君是年部江西米纲，以中秋夕至独树湾舣泊，月色正明，君杖策登岸百步许，得地平旷，方命酒赏月。俄而骤雨，令仆夫取雨具，怒其来缓，致衣履沾湿，抛

所执拄斧，掷之中额。仆回舟谓妻曰：‘我为主公所击，已中破伤风，恐不得活。然无所赴诉，即死，汝切勿以实言，但云痼疾发作。此去乡远，万一不汝容，何以生存？宜恳白主公，乞许汝子母附舟入京，犹得从人浣濯以自给。’言终而亡。比晓，妻举尸稿瘞于水滨，泣拜君曰：‘夫不幸道死，愿容附载。’君叱之曰：‘舟中皆男子，岂宜著汝无夫妇人？’略不顾，促使解缆。妻拊膺大恸曰：‘孤困异土，兼乏裹粮，进退无路，不如死。’抱幼子自投江中。仆既殒於非命，又痛妻儿之不终，诉诸幽府，许偿此冤。去年君触桥时，乃彼久寻君而得见也。”张震骇曰：“是皆然矣。某方欲丐药，何为及此？且何以知之？”杜曰：“吾昼执吏役，夜值冥司。职典冤狱，兹事正在吾手。屡为解释，渠了不听从。自今四十九日，当往与君决。至期，可扫洒静室，张灯四十九盏，置高坐以待之，中夜当有所睹。幸而灯不灭，彼意尚善；若灭其半，则不可为矣。吾亦极力调护，但负命之冤，须待彼肯舍与否。有司固不可得而强，无用药为也。”张泣谢而归，如其教。张灯之夕，独坐高榻，家人皆伺于幕内。近三鼓，阴风劲厉，四十九灯悉灭，其一复明。亡仆流血被面，妻子相随，犹带水沥漉，从室隅出，拽张曰：“可还我命！”即陨坠于下，头缩入项间而死。

龙泽陈永年

乾道三年秋，临安大雷震，军器所作坊兵龙泽夫妇并小儿曰郭僧凡三人，震死於一室。初，泽父全既死，泽妹铁师居白龟池为娼。其母但处女家，遇子受俸米，则来取三斗

去。泽夫妇颇厌其至，屡出恶言。郭僧者亦相与骂侮，以乞婆目之，故获此谴。同时有严州人陈永年同其兄开银铺于临安市，狂游不检。母私储金十数两，规以送终，恐永年求取无度，不使知。一日开篋，永年适自外来，见之，遽攫而走。母恚闷仆绝，兄迫及争夺，仅得其半以归母，母遂病卧。是夕，永年亦遭震厄。

钱塘潮

钱塘江潮，八月十八日最大，天下伟观也。临安民俗，太半出观。绍兴十年秋，前二夕，江上居民或闻空中语曰：“今年当死于桥者数百，皆凶淫不孝之人。其间有名而未至者，当分遣促之。不预此籍，则斥去。”又闻应者甚众，民怪骇不敢言。次夜，跨浦桥畔人梦有来戒者云：“来日勿登桥，桥且折。”旦而告其邻数家，所梦皆略同，相与危惧。比潮将至，桥上人已满，得梦者从旁伺之，遇亲识立于上者，密劝之使下。咸以为妖妄，不听。须臾潮至，奔涌异常，惊涛激岸，桥震坏入水，凡压溺而死数百人。既而死者家来，号泣收殓。道路指言：“其人尽平日不逞辈也。”乃知神明罚恶，假手致诛，非偶然尔。

陕西刘生

绍兴初，河南为伪齐所据，枢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间谍。李本晋人，气豪，好交结，人多识之。至京师，遇旧友田

庠。庠，亡赖子也，知其南来，法当死，捕告之赏甚重，辄持之曰：“尔昔贷我钱三百贯，可见还。”李忿怒曰：“安有是？吾宁死耳。”陕西人刘生者闻其事，为李言：“极知庠不义，然君在此如落阱中，奈何可较曲直？身与货孰多？且败大事，盍随宜饵之。”李犹疑其为庠游说，然亦不得已，与其半。刘曰：“勿介意，会当复归君。”李佯应曰：“幸甚。”庠得钱买物，将如晋绛，刘曰：“我亦欲到彼，偕行可乎？”即同途。过河中府，少憩於河滩，两人各携一担仆共坐沙上，四顾无人，刘问庠乡里年甲，具答之。刘曰：“然则汝乃中国民，尝食宋朝水土矣。”庠曰：“固然。”刘曰：“我亦宋遗民，不幸沦没伪土，常恨无以自效。朝廷每遣人探事，多采道听途说，不得实。幸有诚恣如李三者，吾曹当出力助成之，奈何反挟持以取货？”庠讳曰：“是固负我。”刘曰：“吾素知此，且询访备至，甚得其详。吾与汝无怨恶，但恐南方士大夫谓我北人皆似汝，败伤我忠义之风耳。”遂运斤杀之。仆亦杀其仆，投尸于河，并其物复回京师，尽以付李，乃告之故。李欲奉半值以谢，刘笑曰：“我岂杀人以规利乎？”长揖而别。李南还说此，而失刘之名，为可惜也。

要二逆报

姑苏村民要二，以渔为业，凶暴不孝。绍兴二十三年，妻生男，方在乳，民母抱持之，老人手弱，误堕于地，死焉。母畏子之暴，不知所焉。民殊不以介意，他日白母曰：“久不到舅家，偶得大鱼，欲往馈，能偕行否？”母慰喜过望，欣然从之。襆被登舟，行数里，至寂无人处，则停棹持

斧立母前，怒目骂曰：“母生我，既知爱惜，今我生子，那得不爱？奈何故堕地杀之？便当偿子命。”母知不可脱，急引被蔽头面曰：“听汝所为。”民奋斧将及母，母分必死，久乃寂然，举被视之，不见其子，而舟已在所居岸下。既返舍，妇泣言：“适青天无云，大雷一声，夫震死于野，遍身皆斧伤巨创，不知何以至此？”母始话其事。原不闻雷声，亦不觉舟之动摇复还也。民之家遂绝。

【注释】

①幕：即“幕”。

②刚：即“刚”。

③焠（qián，音前）：用火烧。

夷坚丁志卷第十

邓 城 巫

襄阳邓城县有巫师，能用妖术败酒家所酿，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。每岁春秋，必遍谒诸坊求丐，年计合十余家率各与钱二十千，则岁内酒平善，巫亦藉此自给，无饥乏之虑。一岁，因他事颇窘用，又诣一富室有所求，曰：“君家最富赡，力足以振我，愿勿限常数。”主人拒之甚峻，曰：“年年饷君二万钱，其来甚久，安得辄增？宁败我酒，一钱不可得！”巫嘻笑而退，出驻近店，遣仆回买酒一升，盛以小缶，取粪污搅杂，携往林麓，禹步诵咒，环绕数匝，瘞之地乃去。适有道士过见之，识其为妖而不知事所起。巫还店，喜甚。俄道士亦继来，少憩，访酒家，见举肆遑遑忧窘，问其故。曰：“为一巫所困，今酒瓮成列，尽作粪臭，惧源源不已，欲往寻迹哀求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吾亦见此人，不须往求。吾有术能疗，但已坏者不可救耳。”即焚香作法，半日许臭止。又言：“凡为此法以败五谷者，必用粪秽，罪甚大。君家宜斋戒，当奉为拜章上诉。”其家方忿恚，迫切趣营醮筵。道士伏庭下，逾数刻始起曰：“玉帝有敕，百日内加彼以业疾，然未令死也。”自是巫日觉躁间痒，爬搔不停，忽生一赘，初如芡实^①，累日后益大，巍然径尺如球，而所系摇摇

才一缕，稍为物牴触。则痛彻心膂，不复可履地。子孙织竹为簣，舁以行丐，饮食尿溲杂簣中，所至皆掩鼻，历十年乃死。胡少汲尚书宰邑尚见之，其子栝说。

徐楼台

当涂外科医徐楼台，累世能治痈疽，其门首画楼台标记，以故得名。传至孙大郎者，尝获乡贡，於祖业尤精。绍兴八年，溧水县蜡山富人江舜明背疽发，扣门求医。徐云：“可治。”与其家立约，俟病愈，入谢钱三百千。凡攻疗旬日，饮食悉如平常，笑语精神，殊不衰减，唯卧起略假人力。疮忽甚痛且痒，徐曰：“法当溃脓，脓出即愈。”是夜用药，众客环视，徐以针刺其疮，捻纸张五寸许，如钱缙大，点药插窍中。江随呼：“好痛！”连声渐高。徐曰：“别以银二十五两赏我，便出纸，脓才溃，痛当立定。”江之子源怒，坚不肯与，曰：“原约不为少，今夕无事，明日便奉偿。”徐必欲得之。江族人元绰亦在旁，谓源曰：“病者痛已极，复何惜此？”遂与其半。时纸捻入已逾一更，及拔去，血液交涌如泉，呼声浸低。徐方诧为痛定，家人视之，盖已毙。脓出犹不止。不一年，徐病热疾，哀叫不绝声，但云：“舜明莫打我，我固不是，汝儿子亦不是。”如是数日乃死。二子随母改嫁，其家医遂绝。

符 助 教

宣城符里镇人符助教，善治痈疽，而操心甚亡状，一意贪贿。病者疮不毒，亦先以药发之，前后隐恶不胜言。尝人郡为人疗疾，将辞归，自诣市买果实。正坐肆中，一黄衣卒忽至前，瞪曰：“汝是符助教那？阴司唤汝。”示以手内片纸，皆两字或三字作行，市人尽见之，疑为所追人姓名也。符曰：“使者肯见容到家否？”曰：“当即取汝去，且急归，以七日为期。”遂不见。满城相传，符助教被鬼取去。及还，至镇岸，临欲登，黄衣已立津步上，举所执藤棒点其背，符大叫：“好痛！”黄衣曰：“汝原来也知痛！”所点处随手成大疽如碗，凡呼暴七昼夜乃死。

水 阳 陆 医

宣城管内水阳村医陆阳，字义若，以技称。建炎中，北人朱莘老编修避乱南下，挈家居船间。其妻病心躁，呼陆治之。妻为言：“吾平生气血劣弱，不堪服凉剂。今虽心躁，原不作渴，盖因避寇惊忧，失饥所致，切不可据外证投我以凉药。编修嗜酒，得渴疾，每主药必以凉为上，不必与渠议也。我有私藏珍珠，可为药值，君但买好药见疗。欲君知我虚实，故叮咛相语。”陆诊脉，认为伤寒阳证，煮小柴胡汤以来。妇人曰：“香气类柴胡，君宜审细，我服此立死。”陆曰：“非也，幸宁心饮之。”妇人又申言甚切，陆竟不变。才

下咽，吐泻交作，妇遂委顿，犹呼云：“陆助教，与汝地狱下理会！”语罢而绝。后数年，溧水高淳镇李氏子病瘵，来召之。用功数日未效，出从倡家饮，而索钱并酒饌於李氏，李之兄怒叱不与。及归，已黄昏，乘醉下药数十粒，病者云：“药在鬲间，热如火。”又云：“到腹中，亦如火。”又云：“到脐下，亦如火。”须臾大叫，痛不可忍，自床颤悸坠地。至夜半，陆急投附子丹沙，皆不能纳，潜引舟遁去。未旦李死。绍兴九年，陆暴得病，日夜呼曰：“朱宜人，李六郎，休打我！我便去也。”旬日而死。

秦 楚 材

秦楚材梓，政和间自建康贡入京师，宿汴河上客邸。既寝，闻外人喧呼甚厉，尽锁诸房，起穴壁窥之。壮夫十数辈皆锦衣花帽，拜跪于神像前。称秦姓名，投杯玢以请。前设大镬，煎膏油正沸。秦悸栗不知所为，屡告其仆李福，欲为自尽计。夜将四鼓，壮夫者连祷不获，遂覆油于地而去。明旦，主人启门谢秦曰：“秀才前程未可量，不然吾辈当悉坐狱。”乃为言：“京畿恶少子数十成群，或三年或五年辄捕人渍诸油中，烹以祭鬼。其鬼曰狞瞪神，每祭须取男子貌美者，君垂死而脱，吁其危哉！”顾邸中众客，各率钱为献。秦始忆自过宿州即遇此十余寇，或先或后迹之矣。遂行，至上庠，颇自喜，约同舍出卜。逢黥面道人，携小篮，揖秦曰：“积金峰之别，三百年矣，相寻不可得，误行了路，却在此耶。无以赠君。”探篮中白金一块，授之曰：“他日却相见。”同舍谨曰：“此无望之物，不宜独享。”挽诣肆，将货

之以供酒食费。肆中人视金，反复咨玩不释手，问需几何钱，曰：“随市价见偿可也。”人曰：“吾家累世作银铺，未尝见此品。”转而之他，所言皆然。秦亦悟神仙之异，不肯鬻。以制酒杯、茶汤匕、药器，凡五物，日受用之，自此三十年无病苦。绍兴十六年，在宣城忽卧疾，五物者同时失去，知必不起，果越月而亡。积金峰在茅山元符宫云。

建康头陀

政和初，建康学校方盛，有头陀道人之学，至养正斋前，再三瞻视不去。斋中钱、范二秀才诘之曰：“道人何者为者？”对曰：“异事，异事！八坐贵人都著一屋关了，两府直如许多，便没兴不啣溜底，也是从官。”有秦秀才者，众目为秦长脚，范素薄之，乃指谓曰：“这长脚汉也会做两府？”客曰：“君勿浪言，他时生死都在其手。”满坐大笑，客瞠曰：“诸君莫笑，总不及此公。”时同舍生十人，唯邢之宰者最负才气，为一斋推重，适从外来，众扣之，曰：“也是个官人。”略无褒语。遂退。后四十年间，其言悉验。秦乃太师桧也。范择善同、段去尘拂、魏道弼良臣，三参政。何任叟若、巫子先伋，两枢密。钱端脩时敏、元英周材，两从官，一忘其姓名，独邢生潦倒，得一官即死。

洞元先生

沈若济，临安人，结庵茅山，以施药为务。宣和间蒙召

对，赐封“洞元先生”。尝指华阳洞之东隙地曰：“死必葬我于是。”其徒以地势污下为言，不听。绍兴十五年卒，其徒用治命，掘地六尺许得石板，大书六字曰“沈公瘞剑于此”，观者异焉。岂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？佳城漆灯之说，信有之矣。

天门授事

赣州宁都县胡太公庙，其神名雄，邑民也。生有异相，顾自见其耳，死而著灵响，能祸福人，里中因为立祠。崇宁初，邑士孙懿志康梦白须翁邀至其家，问曰：“如何可得封爵？”孙意其神也，告曰：“宜行阴功，无专祸人。”翁曰：“吾岂祸人者？吾为天门授事，日掌此邦人祸福。必左右窃闻之，托吾所云，妄出扰惑尔。”孙曰：“岁时水旱，最民所急，若能极力拯济，则县令郡守必以上于朝，封爵可立致也。”觉而审其为太公。五年丙戌，县大火，祷於祠。俄顷，风云怒起，如有物驱逐之，火即灭。县以事白府，奏赐“博济庙”，明年，遂封“灵著侯”。噫！神既受职於天，犹规规然慕世之荣名，唯恐不得，乃知封爵之加，固非细事。孙公梦中能晓神如是，可谓正士矣。

大洪山跛虎

随州大洪山寺有别墅曰落湖庄。绍兴十二年，庄僧遣信报长老净严遂师云：“当路有跛虎出，颇害人，往来者今不

敢登山，殊惧送供之不继也。”净严即命肩舆而下，至虎所过处下舆，焚纸钱。遥见其来，麾从仆及侍僧皆退避，独踞胡床以待。少焉虎造前，蹲伏于旁，弭耳若听命。时枣阳、随两县巡检张腾，适被郡檄就寺纳二乡税租，亦同往，且升高木谿观之，不知严所说何语也。虎俄趋而去，自是绝迹不复出。

张台卿词

国朝故事，翰林学士草宰相制，或次补执政，谓之“带人”。大观三年六月八日，何清源执中登庸^②，四年六月八日，张无尽商英登庸，皆张台卿阁草麻，竟无迁宠。时蔡京责太子少保，张当制，诋之甚切，为搢绅所传诵。京衔之，会复相，即出张知杭州。明年六月八日，宴客中和堂，忽思前两岁宿直命相，正与是日同，乃作长短句纪其事曰：“长天霞散，远浦潮平，危栏驻目江皋。长记年年荣遇，同是今朝。金鸾两回命相，对清光、频许挥毫。雍容久，正茶杯初赐，香袖时飘。归去玉堂深夜，泥封罢，金莲一寸才烧。帝语丁宁，曾被华袞亲褒。如今漫劳梦想，叹尘踪、杳隔仙鳌。无聊意，强当歌对酒怎消。”观者美其词而讶其卒章失意。未几，以故物召还，遽卒于官，寿止四十。台卿，河阳人。